

#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？

田松

2009年倏忽而去，二十一世纪进入了第二个十年。

一百年前的此时，中国正在经受巨大的转折。按照朱学勤的说法，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。最后，革命战胜了改革，武昌起义这个小事件逐级放大，直到清帝退位。而且，退位的不仅是一个皇帝，一个王朝，还有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。

与此同时，整个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折。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，资本成为这个地球最大的主宰，推动着现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。人类多样化的文明形态，被工业文明所格式化。

现在，人类又处在相似的状态。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。一方面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谋求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大自然已经不堪重负，岌岌可危。物欲与天理在赛跑，发展与节制在赛跑，消费主义与生态主义在赛跑。如果后者能够追上来，在大限到来之前，使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，人类文明或许还可延续。否则，按照我的灰色预言，人类文明将会在一百年内终结。

人类正面临着两重问题，一是**生态问题**，一是**生存问题**。以往，人们关注的是后者，人类需要解决贫困和饥荒问题，需要解放被奴役的个体和群体，实现人类社会内部的公平、公正，求生存，求正义，求幸福。在人类的能力相对弱小的漫长历史中，人类从自然中索取的物质是有限的。不过，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人类解决生存问题的方式是寻找更好的社会制度，或者改良，或者革命。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，人类拥有了科学及其技术，可以更高效地砍树、开矿、挖渠、筑坝，从自然之中掠取资源为人类所用。人类的总体财富大幅度地增加，水涨船高，即使分配仍然不公平，被剥削者的实际所得，也会大大增加。经济学术语叫做把馅饼做大，同样是馅饼的一个角，可能会大过以前的整个馅饼。在单向进化的社会发展观之下，人类不断追求更大的馅饼，更多的物质财富，把这叫做进步，发展。人类内部的生存问题似乎得到了缓解。

然而，进步和发展有着其天然的上限，即地球本身。地球有限，不仅能源有限，资源有限，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有限。这是我们讨论一切问题的背景。

同时，生存问题的缓解只是在一定区域一定范围内成立。先行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，不仅提高了向自然索取的能力，也提高了掠夺和侵占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能力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，这两者是并行的。而且，其索取自然，往往也是通过掠夺其它国家和地区来实现的。这个过程发生在国与国之间，也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。传统地区在工业文明入侵之后，丧失了传统的生存方式，只能从下游加入工业文明的链条，为其上游提供能源和资源，并接受其上游的垃圾。所以实际上，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加大而不是在缩小，分配不平衡在加剧而不是在减缓。相对贫困更加严重，绝对贫困的人群依然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存在于大都市的边缘。

尤为严重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**生态问题**不期而生，愈演愈烈。工业文明的列车呼啸向前，而在前方不远处，就是万丈深渊。

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的转变。

人类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彷徨之中。一方面，人类希望兑现工业文明的承诺，不断进步，不断发展，获得更多的物质，至少，要维护已经获得的舒适便捷的生活。为此，要保持工业文明既有的生产方式，继续挖油井，开矿山；也要保持工业文明既有的社会结构，一切以经济为中心，把发展经济视为头等大事，刺激出口，拉动内需。另一方面，人类又试图缓解生态问题，节能减排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然而，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。

也有人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，鱼与熊掌兼得，既不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，又不至于让生态问题进一步恶化。人们本能地寄希望于科学，希望科学能够给出新的技术来解决当下的问题，试图用科技无限来化解地球有限。这在根本上是个幻觉。比如能源技术，所谓的清洁能源可能在短期在局部起到一定作用，但是从长期看，必然导致新的环境问题。

科学一向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，一旦人类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，人们本会期待科学及其技术能够给出解决方案。科学家也总是许诺，他们将会发明某种科学或者技术，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某一个具体问题，然而，问题在于，人类当下所面临的这个问题，恰恰是当初科学家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而发明的某种技术导致的。

自工业文明起步以来，科学以及科学家的角色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。

从古希腊到中世纪，科学相当于自然哲学，这时的科学，可以说它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，是为了满足人类“神圣的”求知欲和好奇心。社会对于科学和科学家也没有具体的要求。丹麦国王送给第谷一个岛，资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，终身从事天文学研究，就如同资助一位画家，一位音乐家，并没有期望从他的天文学中获得物质方面的回报。进入工业文明之后，科学逐渐成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，资本家和国家投资科学，不是让科学家满足其好奇心和求知欲的，而是要求科学给予直接回报的。在工业文明的体制下，科学及其技术首先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，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——只有那些能够满足资本迅速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，也只有这样的技术更容易得到应用。于是，科学及其技术从中世纪神学的婢女，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。我们可以假设，某位从事转基因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对人类及生态有害，反对这种技术，那么，他本人必然被很快这个共同体所边缘化，乃至排除在外。我们也可以假设，某位水利专家认为不应该在都江堰上游修水库，拒绝为紫坪铺水库设计图纸，那么，水电公司马上就会找到其他的水利专家，顶替他的角色。所以，个别科学家的道德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的角色。很荣幸，中山大学的张华夏教授对我这个观点表示了支持，并认为，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。这让我颇感安慰和安全。

由于科学及其技术作为资本附庸的新角色，指望科学指望解决环境问题，生态问题，注定落空。实际上，在我看来，目前的新能源运动，不过一如以往，是新资本替代旧资本的手段，其最终仍然要为资本增殖服务的。

在太空看地球，中国的周边都是郁郁葱葱的绿，唯有中国的国土是大片大片的灰黄，这是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。

在工业文明的惯性中，能源问题被认为是重中之重，似乎只要有了足够的能源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，我们一方面开发传统能源，一方面寻找新的所谓清洁的能源。清洁的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最初是指不排放二氧化碳的，现在是不产生生态后果的。在这个新定义下，水电由于其明显的生态后果而被从清洁能源的名单中划去。现在剩下的还有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能源等等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这些新能源无一例外将会产生新的问题，清洁能源不清洁。美国人已经放出话来，这个世界需要建更多的核电站。但是，即使在美国本土，

其核废料的处理，仍然悬而未决。人类在向悬崖的最后冲刺中，又走上了钢丝。

古语云：是药三分毒，有一利必有一弊；新语云：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。一项技术，力量越强，负面后果也会越严重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，科学的技术总是会落入这样的命运：短期有效，长期出问题；局部有效，整体出问题。前者如化肥农药，刚用时增产飞速，十几年后，土地板结，粮食大幅减产；后者如氯氟烃，用在冰箱里是绝好的制冷剂，却导致臭氧层出了一个大大的空洞。目前无论是人们寄予希望的，还是争论颇多的那些指日可待或者虎视眈眈的新技术，比如转基因技术、干细胞技术、克隆技术、纳米技术等，都将无一例外地产生难以预料的生态后果，而且，由于其力量的强大，后果也会更加严重。

刚刚过去的哥本哈根会议无疾而终，正表现了人类所处的尴尬。全球变暖几乎成为人类的共识，人类文明的尽头若隐若现。目前，人们所公认的解决方式，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，这对于以廉价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文明，无异于釜底抽薪。然而，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接受了这个理论，但是每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先停下来，每个国家都想比别的国家多跑一段。“发展中”国家说：你们发达国家已经跑了好几百年了，我们刚跑了不到一百年，这不公平。所以你们要先停，我们要再跑一段，这才公平。发达国家说：跑了好几百年，我们已经跑惯了，你让我们急刹车，一下子哪儿煞得住啊，还是你们刹车比较容易。大家相互攀比着，最后的结果还是，大家比着往前跑，共同冲向深渊，直到坠入深渊的前一秒，大家还在互相嚷着，应该是你先停，应该是你先停！

危机四伏。

全球性的环境危机、生态危机：全球变暖，海平面上升，冰川退化，北极冰消融、原始森林退化、物种灭绝；生存问题不见缓解：饥荒、贫穷、恐怖主义、战争风险、食品安全、饮水危机、大规模环境污染……纷至沓来，此起彼伏。旧的危机不见消解，新的危机虎视眈眈地窥伺着。转基因、干细胞、纳米、光伏，都迫不及待地要登堂入室，然而，有一利必有一弊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，越是强大，越是危险。

2004 年，我提出，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，垃圾问题不是枝梢末节的技术问题，而是关于国家战略的大问题。“垃圾问题，将会超出能源问题，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。即使能源危机能够解决，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”<sup>1</sup>大多数人都并不以为然，很多人认为我故作惊人之语。然而，短短几年之后，中国的垃圾问题全面爆发，成为 2009 年此起彼伏的新闻话题。我很不情愿地看到，我的预言成为现实。在我看来，这只是一个开头，一个预演。昭示着即将到来的，规模更大、性质更严重的垃圾危机。

人类文明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，虽然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认识到这一点。

**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的转变！**

**在我看来，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，而是怎么样停下来。**

天理能够战胜物欲吗？人类的良知能够抵抗资本的贪婪吗？我对此感到怀疑。戴蒙德在其《崩溃》中说，他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。但是他所乐观的理由，在我看来都很牵强。与他相比，我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。不过，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以极度乐观的姿态生存。恰如孔夫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我知道我拦不住工业文明的列车，但我不能因此而选择为其擂鼓助威，我依然要尽一切可能去拦截。正如我们每个人早晚是要死的，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将来注定要死，现在就不活了，我们依然要活得有尊严，活得有道德，并且，

---

<sup>1</sup> 田松，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，中华读书报，2004 年 6 月 23 日

活得快乐！

1918年11月7日，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，遇到梁漱溟，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。“世界会好吗？”梁济问道。梁漱溟答：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“能好就好啊！”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。

三天之后，梁济投净业湖自尽。<sup>2</sup>

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吗？

2010年1月1日

2010年1月12日

2010年1月19日

2010年2月2日

北京 向阳小院

---

<sup>2</sup> 【美】艾恺采访，梁漱溟口述，这个世界会好吗？，东方出版中心，2006，344页